

从浮玉孤岛到山城一体

——地方语境下京口三山与府境空间秩序的建构*

From Floating Jade Island to Mountain-City Integr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e Hills of Jingkou and the Prefectural Spatial Order in the Local Context

闫爱宾 朱诗漪

YAN Aibin, ZHU Shiyi

摘要: 以京口三山为例, 基于地方文献考证及图像分析, 对人们在观念图景中整合城市与周边山水的动态过程展开探索, 探讨特定历史背景下地方书写对山-城秩序的建构作用。同时揭示在明中叶镇江城内布局已初步定型的基础上, “以北固为镇”与“表金焦为阙”两种山水结构在地方书写中如何逐渐形成, 进而将京口三山纳入府城象天设地的理想空间中、逐步推进府境礼制秩序完型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 空间秩序; 文化解释; 地方书写; 京口三山; 镇江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ynamic process of integrating urban and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s within people's conceptualized images, utilizing the Three Hills of Jingkou as a case study. Drawing on the analysis of local chronicles and images, it unveils the role of local texts in shaping the hill-city order against a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drop. The study highlights that, stemming from the nascent urban layout of Zhenjiang in mid-Ming dynasty, the landscape structures of “designating Beigu Hill as the principal mountain” and “positioning Jin Hill and Jiao Hill as gateways” were progressively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local writing system. This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Hills of Jingkou into an ideal space of the Zhenjiang Prefecture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advancing the completion of the regional ritual order.

Keywords: spatial order;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local narratives; Three Hills of Jingkou; Zhenjiang

【文章编号】2096-9368 (2024) 01-0035-9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录用日期】2023-07-17

【作者简介】

闫爱宾, 华东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建筑园林历史与理论、遗产保护研究。

朱诗漪, 华东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建筑园林历史与理论研究。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江南园林论”(17WYS003)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式与度: 江南传统园林弹性景观控制方法及当代应用研究”(2020PJC021)

《管子》“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1]一句点明了中国古代山城相依的营造思想。传统城市营造与山水的关系是城市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持续对传统的山水营城思想展开探索。学者多以咸阳、长安等都城的个案分析切入，讨论选址定位、建筑布局、空间形态、城市中轴等与自然山水的对应关系^[2-4]；也有学者通过对大量地方城市的案例梳理，总结出“山不违人”“山泽通气”“踞山”等传统城市规划理念^[5-8]，指出城市外部山水环境是城内空间规划的依据。

上述研究将对周边山水的判定视为城市营造的先决条件，即城址的选择首先取决于有无吸引人的自然风景^[9]，在此山水以近乎先验的角色进入古代城市的整体规划之中。但事实上，山水空间秩序有可能是在后期赋予的文化解释中不断完型的结果，而非恒定的前提，这些文化解释通过图像文本和文字文本得以外化，形成固定的书写模式，完成对既有城市格局的地理追认，影响时人及后来者对当地空间格局的认知。因此有必要从山水与城市同时进入规划构想的共时性平面中抽离，回溯特定历史时期人们在观念图景中重构城市自身与周边山水关系的动态过程。

京口三山是明中叶时产生的风景概念，包含金山、焦山、北固山三座核心山体。这一风景概念的产生与地方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当代学者对京口三山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历史景象的梳理^[10-14]与围绕图像展开的图式分析^[15-18]，尚未言及京口三山的产生与所属城市建设之间的关联。本文试从古代城市营造视角出发，基于地方文献考证与图像分析，推衍特定历史背景下地方文化书写对山-城秩序的建构过程，丰富城市史学界对传统城市与山水关系的认识。

1 京口三山的形成溯源

1.1 早期“浮玉孤岛”式的仙山想象

金、焦、北固三山位于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自古为江南、江北交界的咽喉要塞。焦山与金山东西相对，在镇江府城以北，清光绪以前为两座江心岛，所谓“万川东注，一岛中立”^[19]，南朝时即有“浮玉”之称，古往今来承载了士子文人的想象神往。《道藏经》称浮玉为“玉京诸峰浮而至者”^[19]，是仙人所居的仙山。北宋郭祥正《金

山行》云：“金山杳在沧溟中，雪崖冰柱浮仙宫。乾坤扶持自今古，日月仿佛悬西东。我泛灵槎出尘世，搜索异境窥神功”，用“沧溟”“仙宫”“灵槎”“异境”等意象描绘金山^[17]，赋予了金山海中仙山的神话色彩。南宋画家李唐绘《大江浮玉图》（图1），图中金山孤立于汪洋之中，呈现“大江环绕，每风四起，势欲浮动”^[20]的意象。焦山与金山相似，元时也有“浮玉”之称，《佩文斋书画谱》载明初沈周曾绘《金焦二山图》，现已佚失，其弟子文徵明延续这一图像主题，绘有《金焦落照图》（图2），金、焦二山分列左右，成海中两岛对望之态。北固山从南至北包含前、中、后三座山峰，其中后峰（最北侧山峰）的东、西、北三面环水突出于江面，呈半岛型。虽然北固山不是水中孤岛，但仍然被赋予了神话意味，自古被传为登高远眺“应得见蓬莱”^[20]之地。南朝《世说新语》载：“荀令则尝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21]^[18]此中“三山”指蓬莱、瀛洲、方丈三仙山，意为登上北固山有仿佛见到仙山的凌云之感。

因此，明初及以前的金、焦、北固三山常承载孤岛仙山的神话想象，自古被解释为远离尘世的世外之地，至明初尚未与镇江府城产生文化上的关联。直至明中叶，随着镇江府地方文化的兴起，三山才真正进入以镇江府城为中心的地理认知之中。



图1 李唐《大江浮玉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 文徵明《金焦落照图》
（上海博物馆藏）

1.2 明中叶京口三山的整合

京口三山这一风景概念的产生与明中叶镇江地方性的发展密切相关。镇江府曾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兴王之地”^[22]⁷⁵⁴，明初南京设京师应天府，镇江在其东，为国都门户，具有独特的政治地位。明成祖迁都北京，镇江逐渐经历了由国都门户到地方城市的角色转换，虽然政治待遇不比以往，但随着运河漕运的繁荣，加之当地教育科举、经史研究的兴盛，镇江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经济文化体系，诞生了一批科第显达的文化世家带领区域文化发展。彼时镇江亟需一种更具有识别性的叙事体系来强化当地的城市形象与集体认同。明中叶在政治及经济身份的双重转变之下，镇江以地方为中心的文本书写由此展开。

金山、焦山、北固山在明代为镇江府丹徒县所辖，在明初及以前的地方志之中，尚未对三山展开详细的历史记述，如南宋《嘉定镇江志》的“地理·山川”一章将京岷山列为诸山之首，其后依次为北固山、寿邱山、唐颍山等其他各山的概述；元《志顺镇江志》只收录了焦山与石排山，未言及金山与北固山。相比于前朝志书，明正德年间的《丹徒县志》则在收录范围与编排顺序方面均对金、焦、北固三山进行了强调：第一卷以北固山为首，书写顺序依次为金山、鹤山（位于金山东侧水中，归属金山）、石排山（位于金山西侧水中，归属金山）、焦山，其后才逐一列举区域范围内其他山体。此志作者虽尚未将京口三山的概念明确纳入史料记载，但详细梳理了三山各自的历史沿革、掌故传说及题咏诗文，并在先后顺序上强化了金、焦、北固在丹徒县所辖范围内区别于一般山体的文化地位。

与此同时，首部山志《京口三山志》出版，现存最早刻本为正德七年（1512）版。卷末载：“三山天下之名山也，天下之名山而不为之，表其名于天下，则名于天下者皆山水之粗迹而无所据也。”^[23]此书编纂起因为时任镇江府推官的史宗道意识到金、焦、北固三山虽已名闻天下，但缺乏实际的文本书写与考据。史宗道此前已陆续收集包括《焦山志》、

金山《形胜录》与北固山《多景楼诗集》在内的民间旧本，但这些旧本芜杂无章，并未经过严格的筛选编排与历史考证，因此他邀请当地的士子张莱（1463—1517）担任此志的编纂者，核其事实、正讹订谬，“辑之，合为一书”^[23]。

《京口三山志》共十卷，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提出“京口三山”概念。卷前所附的《三山图》首次将三山景象绘于一图（图3），这不仅是一次文本与图像层面的整合，更标志了一次文化认知层面的整合。金、焦、北固三山经历了自六朝以来的风景营造与笔墨传颂，三座山体独立的建设均已成规模并初具名气，但三者始终未产生明确的文化联系。而京口三山的整合则为镇江树立了一个更为明确的地区文化符号，折射了当地士人的集体认同与地方归属，成为后世书写镇江的固定模式。

2 府境山水形势中的京口三山

上述《丹徒县志》与《京口三山志》皆诞生于明正德年间，即官方主导的正史纂修与当地文人的非官方书写在此重合。这一现象并非巧合，除了有明以来修志之风的普遍盛行，还表露出镇江当地从上至下刻意建构地方书写体系的一致意图。以府城为中心视野的志书撰写与图像创作宣示了三山的地方归属，使京口三山与镇江府城产生关联。那么在地方叙事之中，三山如何被织入地方文化网络？三山又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上述问题需要放到宏观的府境层面中讨论。

2.1 以北固为镇

北固山凭借三面环水、回岭斗绝的险要地势，成为京口区域易守难攻的军事防御重地。此地的建城记载可追溯至六朝，南宋《嘉定镇江志》载：“镇江自六朝以后递为重地。”^[19]孙权定都于此，在北固山前峰建设铁瓮城^[24]（图4），成为后代镇江府城的雏形。此城背靠北固山中、后峰，依山构势，利用自然山体加筑夯土墙，再内外固以砖甃^[25]，围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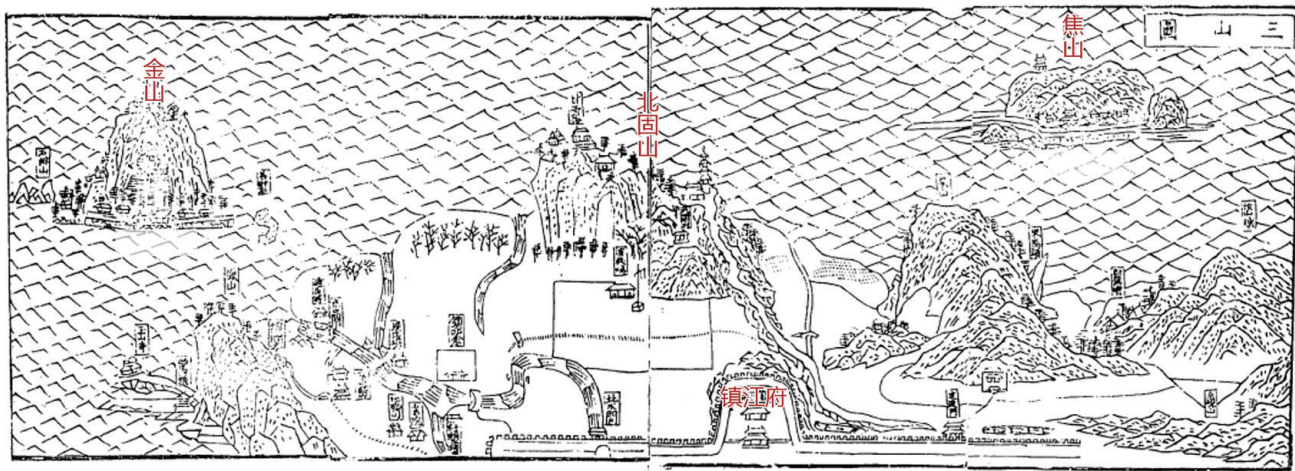


图3 《京口三山志》卷首《三山图》^①

① 红色部分为本文作者添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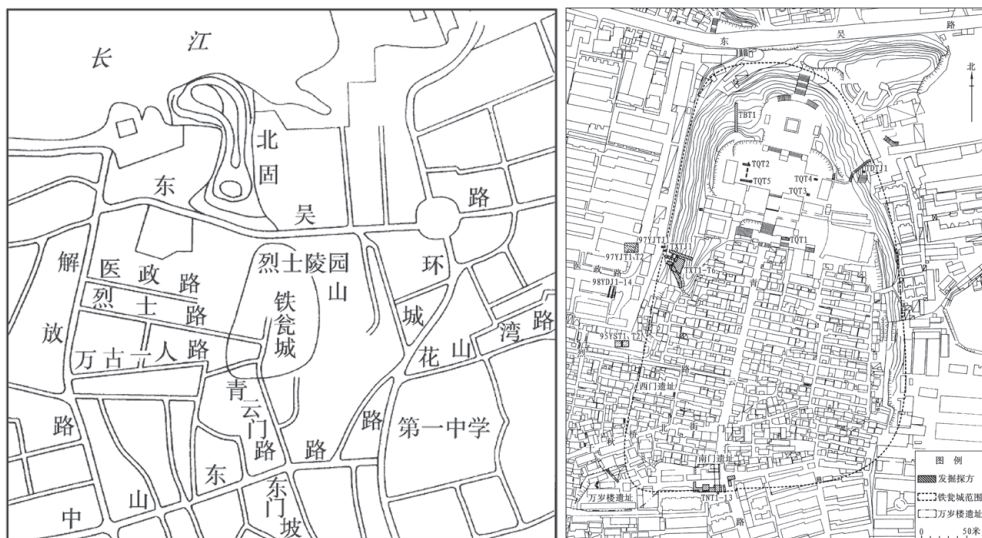


图4 铁瓮城遗址位置及范围示意图
(刘建国、王书敏、霍强《江苏镇江市铁瓮城遗址发掘简报》)

形成周长共计六百三十步(约合1000米)的瓮形城池^[26]。东晋谢安、蔡谟又作镇北固,在山上建府库以储军实^[24],设置徐、兖两州及将军衙署于铁瓮城中^[27]。唐时,在丹徒县设润州,在铁瓮城旧址上新建子城,置州署于子城内。宋时,升润州为镇江府,府署仍在北固山前峰。此后,历代镇江的治署均被置于此地。

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认为北固是京口形胜之最:“镇江之京口在昔为东南之重镇,而北固形胜实最京口,故北固之上郡治据焉。”^[26]作为镇江城市的军事与政治要地,“郡在北固山上”^{[26]524}的地理认知深入人心。北固山在军事防御与政治功能上的特殊性在元末明初时再次凸显,据明万历《镇江府志》记载,元至正十六至十七年(1356—1357)间,明太祖朱元璋入师建康(今南京)时,曾命泗国公耿在成以铁瓮城旧址建新城以驻军,遏制东兵^[28]。至正二十三年(1363)春,朱元璋在镇江拜谒孔子庙后又驻蹕北固山,在北固山中峰西麓的凤凰池畔召见当地德高望重的老儒,劝勉地方儒生“守法、守业、守诚”^[29]。

当权者的驻蹕又一次为北固山赋予了独特的政治意义,北固山与府城建设的关系被进一步书写,并成为明时志书描述北固山的定式。明正德《京口三山志》载:“晋唐以来,郡治尝据其上,梁武帝改名北顾者是也,北固实郡之主山。”^[23]根据现存文献分析,在此之前尚未见明确指出北固山主山地位的记载,虽不敢妄断此志是最早的文献记载,但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的确集中产生了大量类似的记载,如嘉靖《南畿志》载“(镇江府)其山之镇曰北固”^[30],万历《京口三山全志》称北固为“郡后捍蔽者也”^[31],皆视北固为镇江府之镇山。

镇山是一个地区内重要且高大的山体,汉郑玄注《周礼》称镇山为“山之重大者”^[32]。在风水堪舆学说中镇山即为主山,是位于穴后方的背靠之山,又称来龙^[33],常为坐北朝南之向,即穴在南,山在北,与北固山相对于府城的方位正好吻合。将北固山称作郡之主山或镇山的论述,

不仅表明了北固山相对于府城的地理区位,更是将其纳入了以镇江府城为中心的风水堪舆系统之中,从文化层面解释了北固山前峰为历代治所所在地的缘由。北固山成为镇江府城的外向延伸,在府境山水结构中占据居中地位。

2.2 表金焦为阙

在将北固视作府城主山的同时,明中叶以后出现了大量有关金焦“双阙”的图像与文本,如嘉靖《南畿地理图》(图5)特意标出金山与焦山,两山成门阙状立于江心;万历《五岳游草》^[34]中《三吴图》(图6)中更将金、焦二山画作守卫北固山及其下郡城的東西双阙。

现存可考最早将金、焦二山比作双阙的是明初士人徐有贞。徐有贞《游焦山壮观亭记》载:“古称金整浮玉二山为江汉朝宗于海之门户,即今京口金焦是已。”又有“其独也,如洪河之砥柱;其对也,如苍龙之双阙。天下山川形胜莫踰此者”^{[35]51}。张莱在正德《京口三山志》中沿用了徐有贞的类似表述:“金焦二山屹立于大江,如洪河砥柱,如苍龙双阙,而北固濒江中据。”^[23]

张莱看似挪用了前者的表述,但两个文本中“双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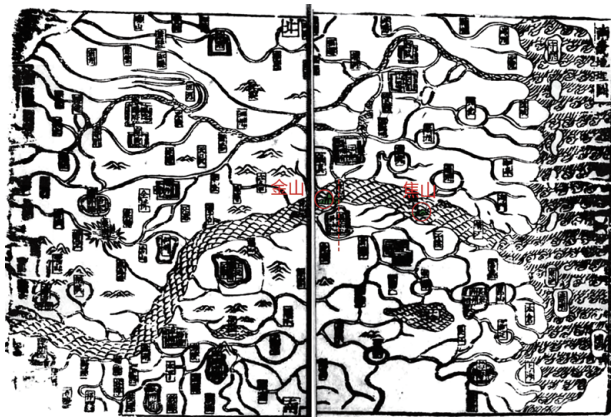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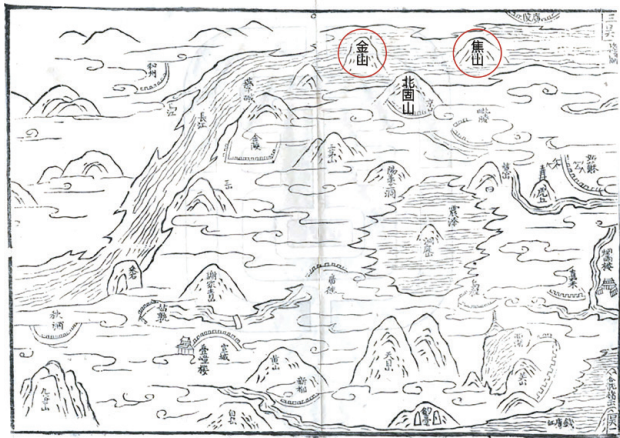


图5 嘉靖《南畿志》载《南畿地理图》^①

① 红色部分为本文作者添加。

图6 万历《五岳游草》载《三吴图》^①

所映射的含义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前者在描述金、焦二山时尚未言及北固，不仅称两山为“中流砥柱”，且引用了“金鳌浮玉二山为江汉朝宗于海之门户”的古说。此说在唐《润州图经》中即有记载，“江汉朝宗”意为长江、汉水等所有江河之水如同诸侯朝见天子般皆归入海，金、焦二山即是百川入海时的门户。徐有贞在其后又将金、焦二山喻为“苍龙双阙”，实则是“海之门户”的同义类比。而张莱的文本在描述了金、焦二山为“苍龙双阙”后，以“而”字为转折，将叙事的重心落在北固。北固濒江中据，金、焦二山则成了北固两侧的傍依之山，是以北固为中心的左右“双阙”。如前文所述，北固山即是镇江府城地方中心认知的具象外化，因而金、焦二山在此不仅是北固之“双阙”，更是府城之“双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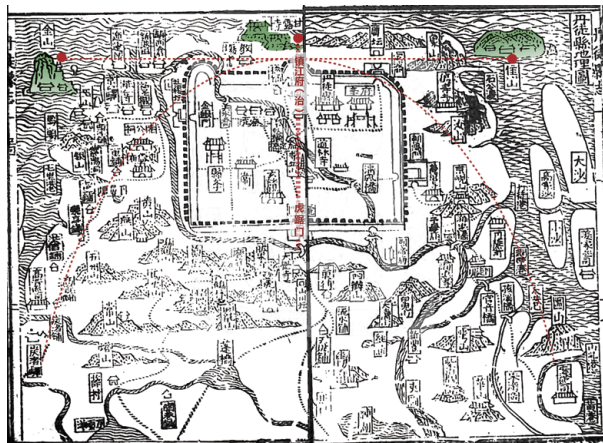
对比而言，从徐有贞到张莱存在着叙事角度上的转变，即从以东侧大海为中心的视角转向以北固为中心的视角。张莱的文本也进一步影响了后世对金、焦二山的表述，明末高崱《游金焦两山记》云：“合而观之，焦山山里寺，金山寺里山，相距甚迹，气势相抗，世以并称。缘二山拔出江心，岌业分引如两臂状，南临铁瓮之城。”^{[36] 630} 强调了金、焦二山呈“两臂状”环抱镇江城，并为“海之门户”赋予了新的解释：“山旁二岛即江汉朝宗于海，水道也。”^{[36] 630} 当金、焦二山的双阙轴线从大海转为镇江城后，焦山东北方水中的松廖山和夷山代替金、焦二山成了江汉朝宗的海之门户。

3 山—城秩序的建构

以张莱为代表的镇江士人通过对京口三山的书写已初步搭建出了“以北固为镇”和“表金焦为阙”的府境山水格局。“镇山”与“双阙”并非两个互不干扰的结构体系，二者之间的空间对位及与府城的关联细节值得详细讨论。

3.1 地方书写中的理想图景

明盛恩《北固山赋》曾对北固山所处的周边环境有过

图7 正德《丹徒县志》卷首《丹徒县地理图》^②

详细描述：“（北固山）且其郡治直延，黄宫傍翼；神祠梵宇，左起右伏。关梁隆跨，廛市络绎，河隍委蛇，阡堰交植，城堞百雉，而连云烟火，万井而在目者，则星罗于其前也。”^{[37] 33} 此段文字描绘了以北固山为中心看到的四周景象，点明了北固山与治署、学校、寺观、神祠等城市重要官署或公共建筑的对位关系：北固山与郡治相连，左右两侧建有学校、寺观与祠庙，站在北固山上，镇江府城的繁荣盛况皆历历在目。这一对位关系揭示了山—城之间的秩序关联，正德《丹徒县志》^[38] 卷首的《丹徒县地理图》（图7）暗示了空间轴线的存在：三山形象被单独放大鼎峙于“弓”形陆地的最北端，为镇江城提供背靠之势，一条轴线以三山为起点贯穿全城直达南城门虎踞门，形成府城辨方正位的基准线。事实上这是一个理想化的图像修正，明时镇江府城的实际轴线偏于东侧，且轴线所在的南门古道并不通过虎踞门。这一图像修正暗示了明中叶时选择整合相距颇远的金、焦、北固三山而非其他更为临近山体的原因之一，即京口三山的整合并非单纯的风光营造，而是意在建构一个以地方城市为中心的空间秩序体系。

3.2 城内礼制轴线的强化

城内轴线从府署所在的北固山前峰起，直至谯楼以南的官署衙门聚集区，万历《郡城总图》（图8）放大呈现了城内轴线两侧的空间细节，标示出了以府治、谯楼为起点的道路及其两侧的城市空间要素，这条南北向道路的路名无考，为方便阐述，本文暂借考古学者刘建国的定义称其为“南门古道”^[27]，即今青云门路与东门坡路的所在地。

有关城内轴线空间细节的讨论则需要回溯至地方文献对府城布局的记载，自六朝起虽有南朝山谦之《南徐州记》、刘损《京口记》等方志，但除了在《汉唐地理书钞》《永乐大典》等后世集抄中仍可见部分佚文外，其余均佚失已久。现存可考的最早地方志为南宋《嘉定镇江志》。通过考证方志中“公廨”“寺观”“祠庙”“学校”等章节，可推衍南宋以后府城中各类公共建筑的分布情况（表1）。

① 红色线条及黑体字为本文作者添加。

② 彩色部分为本文作者添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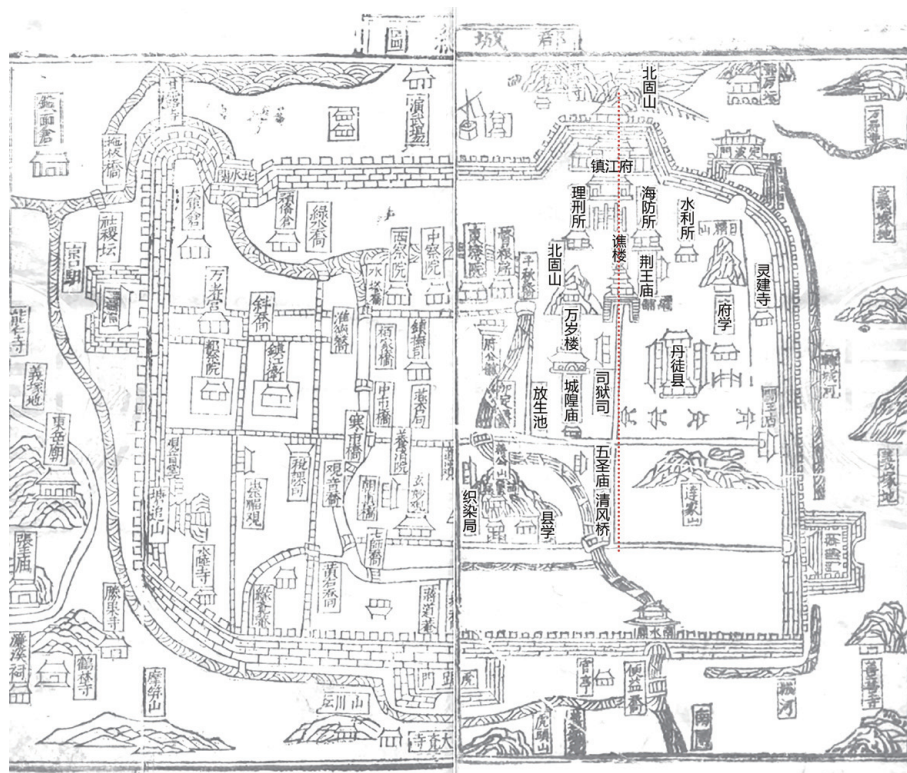
图8 万历《镇江府志》卷首《镇江郡城总图》^①

表1 南宋—清镇江府城公共建筑分布

聚集区域	建筑类型	南宋	元	明	清
北固山以南沿古道主要建筑	衙署建筑	府治, 总领所, 通判南厅, 节推厅, 铃辖厅, 司法厅, 主管文字厅, 知录厅, 司理厅	府治, 丹徒县治, 江南浙西道素政廉访司, 御守千户所, 镇虎所, 主管文字厅, 知录厅, 司狱司	府治, 通判衙, 同知衙, 理刑所, 海防所, 水利所, 司狱司, 丹徒县治	府治, 知事署, 经历署, 试院, 水利署, 海防署, 丹徒县治, 典史署
	寺观祠庙	忠佑城隍庙, 火袄庙, 慈和寺	忠佑城隍庙, 普照寺	荆王庙, 府城隍庙, 五圣庙	荆王庙, 陆公祠, 财神庙, 府城隍庙, 县城隍庙
	学校建筑	无	无	府学, 县学	府学, 仪学, 县学
	其它礼制建筑	谯门, 月观 (古万岁楼), 日观	谯门 (仅存遗址), 月观 (仅存遗址), 日观 (仅存遗址)	谯楼, 万岁楼	谯楼, 万岁楼, 青云门
西侧运河沿线主要建筑	衙署建筑	察推厅, 粮科院厅, 通判西厅, 秦潭驿, 干办公事厅, 丹阳馆, 丹徒驿, 添差辟阙厅, 都税务	察推厅, 粮科院厅, 通判西厅, 秦潭驿, 干办公事厅, 丹阳馆, 丹徒驿, 添差辟阙厅, 都税务	东、中、西察院, 督粮所, 镇抚司, 药局	大药局, 守备署, 道署
	寺观祠庙	甘泉寺, 大兴国寺, 大光明寺	甘泉寺, 大兴国寺, 大光明寺	无	武庙, 莫师庵, 程天子祠, 惠安寺

注: 据卢宪《嘉定镇江志》,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 闻人诠、陈沂《南畿志》, 李震卿、杨琬《丹徒县志》, 何洁《镇江府志》^[39]。

利用核密度分析将历代府城公共建筑的聚集程度可视化(图9)可见, 南宋镇江府有两个聚集区, 一为北固山前峰及以南, 即子城南门区域; 二在千秋桥以西至淶水桥的穿城运河沿岸, 即子城西门以外。元镇江城基本延续宋时布局, 明清时期子城西门外的建筑密度明显下降, 北固以南的南门古道演变为单核聚集区。

明初镇江府城“因遗址重建”^[40], 府城范围较宋时缩

减, 官署及其他公共建筑的位置也相应调整。如丹徒县治在宋时位于府治东北夹城内, 元移至府治西南谯门内, 明洪武移建至小市街北^[38], 即南门古道东侧, 与府城隍庙相对; 府学宋时在东夹城朱方门内, 明景泰中改建至县治东侧^[40]。此外, 明洪武初对谯门进行了修缮, 谯门原为六朝铁瓮城南门, 宋嘉定在原南门上建谯门^[39], 元时仅存故址^[26], 明洪武初修缮为谯楼, 并在其南开辟左右相对的两条大道,

^① 红色线条及黑体字为本文作者添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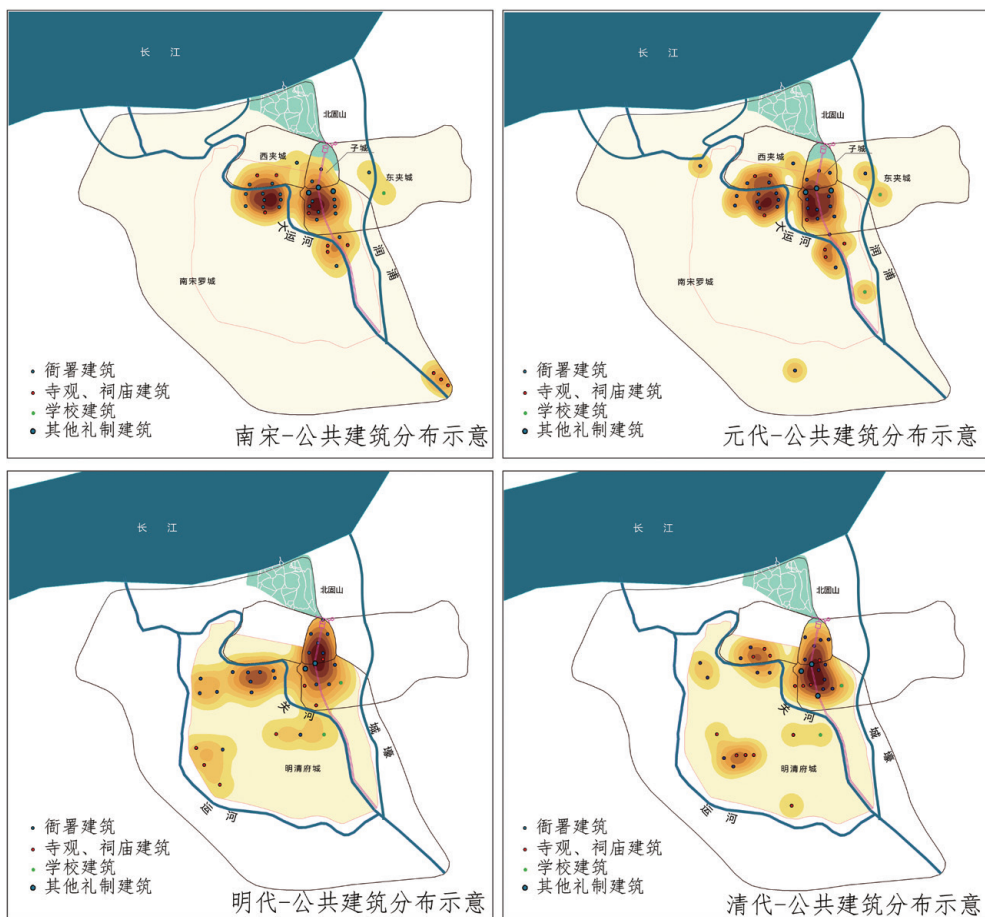


图9 南宋—清镇江府公共建筑核密度分析图
(作者自绘)

名“瑶康”与“凤凰”。清镇江府城格局基本延续明代，仅在县治与府学之西增建青云门，与谯楼形成南北相对之势。就数量最庞大的衙署建筑而言，明清时期千秋桥以西的运河沿岸虽仍有部分建筑聚集，但主要是以察院为主的巡驻建筑，供御史临时巡驻办公之用，而府治、县治、府学等地方所属机构则集中于北固山前峰以南的南门古道两侧。

3.3 山城一体的秩序发现

随着明代镇江府城重建，官署、礼制建筑等公共建筑向北固山南翼聚集，从南至北形成了一条连贯的城市轴线，镇江府城与周边山水的关系也逐渐从混沌走向明晰（图10）。

镇江府城北临长江，南有磨笄、黄鹤、京岷诸山，从地理区位而言，府城“面山背江，则向实而坐虚”^[31]，这一朝向似与堪舆中“坐实向虚”理想方位相背离。相比于浩荡宽阔的长江与磨笄、京岷等更为高峻的山脉，不足百米的金山、焦山和北固山在镇江境内整体山水之中并不突出。在明以前当地尚未形成以三山为中心的空间认知，镇江古称“京口”的来由曾有多种解释，如唐《元和郡县志》载：“京上郡城，城前浦口，即是京口。”^[24]“京”有高地之意，指在山地即北固山上修建城市形成“京口”；同时，也有另一种说法，如南宋《方輿胜胜》称“京口”实则是因京岷山而得名^[20]。根据地方志记载与当代考古报告对明代以前的府城格局作大致复原，则可见南宋镇江城呈不规则形态，建设范围大致由周边山体围合而成，城内以子城

的南门为中心，沿运河分别向西、向南形成两条轴线，元时撤去了城墙，但城内布局仍旧延续了宋时格局，与周边山水也未形成明确的秩序关联。

直至明时南北向轴线成了城市的唯一轴线，这条轴线的确立使得北固山在府境空间中的独特性得到显现。北固山的三座山峰自南向北分别为前峰、中峰和后峰，若分别以轴线的各个转折点即府治、谯楼以及北固山中、后峰为端点，则可测得各段轴线的转折角度皆接近 15° 、 30° 或 60° 夹角，与古代传统空间实践中常用的方位角相吻合。根据学者张杰考证， 60° 方位角可追溯至原始先民从立杆测影的观象实践中推导得出的天文方位，与二至日出角、日落角与正南方向的夹角相关，同时立杆测影将天象用地平方位表示，根据二十四节气或十二月的历法系统又衍生 30° 与 15° 方位^[41]。这一潜在的山城方位关系再次证明了北固山在地方地理认知中的独特地位，北固山自此占据了地方文化书写中的高位，仅凭一山之力，在观念空间中扭转了府城“坐虚向实”的不利面向，为府城提供了背靠之势。府城北侧虽有广阔长江，但因北固山的庇护，实则虚而不虚。明万历年间的镇江知府许国诚称北固“盖扼长江之胜，而为郡后捍蔽者也”^[31]，即是后期赋予的文化解释对自然地理认知的扭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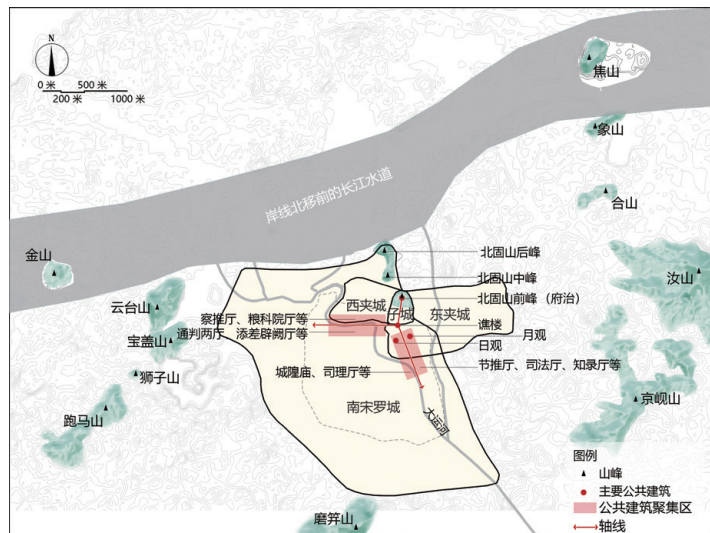
3.4 府境礼制轴线的完型

在将北固山视作山水格局中心的基础上，明《北固山赋》中有“西峙金山，东偃焦峰；左纒吾臂，右引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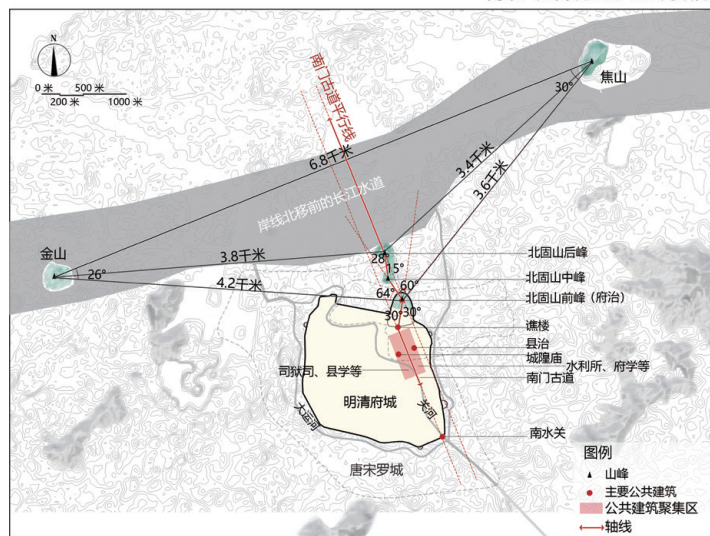
肱；巍然北固，雄跨在中”^[17]的景象描写，指出如果站在北固山前峰即府治所在地北望，则北固在中，金山、焦山恰好位于视野两端（图 11），从实际地理测绘可见，金、焦二山以府治为中心呈东西对称分布，两山分别距离府治 4.2 千米与 3.6 千米，与府治近似构成等腰三角形。值得注意的是，金、焦二山中点和北固山后峰的连线与

焦楼外南门古道的走向近乎平行，这一地理关系与当地居民以南门古道为基准的空间认知习惯吻合。基于已有的城内轴线与空间规律，当地士人以府治为中心反向推导出城外双阙的所在地，金、焦二山由此被纳入以府治为中心的秩序体系。

在这一秩序体系中，以金焦双阙的连线中心为最北



南宋、元代镇江—城空间结构



明清镇江—城空间结构

图 10 南宋—清镇江—城空间结构对比图
(作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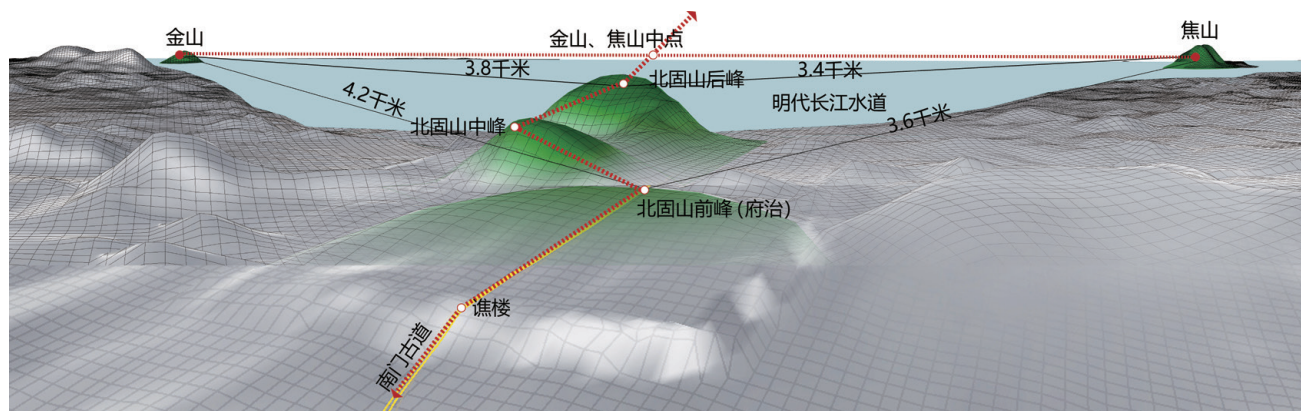


图 11 府城轴线透视模拟
(作者自绘)

端,通过北固山后峰,沿南北向土岗的龙埂蜿蜒向南,连接中峰后再向南直达城内,与城内轴线相连,形成由金、焦二山的对称中心—北固山后峰—北固山中峰—北固山前峰—府治—谯楼—城隍庙和县治所在的南门古道—南水关构成的礼制轴线。这条轴线以北固山的三座山峰作为转换点,将府城内部的人为空间秩序延伸至城外的自然地理秩序,府境山川要素与已有的人工要素一起被嵌入镇江城市建设的空间结构体系,以寻求更宏观尺度的地理之“中”,在府境层面实现了礼制轴线的整合。因此,京口三山的整合实际上是文化解释层面的自我完型过程,“以北固为镇”与“表金焦为阙”两种结构就此合并,被共同纳入府城象天设地的理想空间之中。

4 结语

在传统城市的营造实践中,周围的山川风景相对于城

市建设而言并非恒定的必然前提,其对城市的介入有时是在后世的地方文化书写中不断发掘、创造与完善的动态演进过程。在此,风景不仅是被观看的客体,更是一种文化实践^[42],明中叶镇江士人通过志书撰写与图像创作整合金、焦、北固,建立了三山与镇江府城的营造联系,并将其纳入统一的府境空间秩序,三山由此脱离“浮玉仙山”虚无缥缈的想象定位,进入地方书写体系,走向人为可控的城市附属之山,成为地方人士地理空间识别的重要参考。

因此,京口三山是府城中心视野下的具象化演绎,透过京口三山被书写的历史细节,可窥探一个地方城市于明中叶时如何建构自己的地方叙事:在经济与文化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下,镇江当地通过营造实践与理想秩序的叠合逐步完成对既有城市格局的地理追认,赋予这条本不居中的轴线以“自然天授”的礼制合法性。

参考文献

- [1] 管子[M]. 房玄龄,注. 刘绩,补注. 刘晓艺,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2] 王树声. 结合大尺度自然环境的城市设计方法初探——以西安历代城市设计与终南山的关系为例[J]. 西安科技大学学报,2009,29(5):574-578.
- [3] 郭璐. 基于辨方正位规划传统的秦咸阳轴线体系初探[J]. 城市规划,2017,41(10):86-93.
- [4] 王军. 北京中轴线朝向考[J]. 建筑史学刊,2020,1(1):113-124.
- [5] 徐玉倩,王树声,李小龙,等. 山不违人:一种强调人在构建山水秩序中主动性的规划理念[J]. 城市规划,2018,42(5):69-70.
- [6] 崔陇鹏,王树声,崔凯,等. 山泽通气:一种汇通城市与山水环境的规划理念[J]. 城市规划,2017,41(9):73-74.
- [7] 严少飞,王树声,李小龙,等. 踞山:一种依凭山地地形胜构建城市格局的方式[J]. 城市规划,2018,42(4):75-76.
- [8] 王树声,高元,李小龙. 中国城市山水人文空间格局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2019(1):27-32.
- [9] 吴宇江. “山水城市”概念探析[J]. 中国园林,2010,26(2):3-8.
- [10] 张大华. 天开胜境语焦山[M].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7.
- [11] 石炜. 金山景域浅析[J]. 中国园林,1993(1):7-10.
- [12] 王玉国,刘昆. 金山[M].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4.
- [13] 程兆群,李守静. 焦山[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 [14] 徐苏. 江山雄北固[M].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
- [15] 岳进. 图文关系视角下京口三山“奇观”化书写[J]. 艺术学界,2020(2):169-185.
- [16] 许彤. 三足鼎立——一种晚明“京口三山”图的经典模式[J]. 中国书画,2015(9):14-19.
- [17] 许彤. 明代中晚期“京口三山”图像及其仙山意涵[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6):111-121.
- [18] 许彤. 明代中晚期“京口三山”的视觉表达及其文化内涵[D].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13.
- [19] 卢宪. 嘉定镇江志[M].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4.
- [20] 穆稕,祝洙. 宋本方輿胜览[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21] 刘义庆. 世说新语[M]. 朱孟娟,编译. 支旭仲,主编.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
- [22] 朱元璋. 五州府免粮[M]//张德信,毛佩琦. 洪武御制全书. 合肥:黄山书社,1995:754.
- [23] 张莱. 京口三山志[M]. 镇江:横山草堂,1512(明正德七年).
- [24] 李吉甫. 元和郡县志[M]. [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769(清乾隆三十四年).
- [25] 铁瓮城考古发掘纪要[J]. 南方文物,1995(4):99-104.
- [26] 俞希鲁. 至顺镇江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 [27] 刘建国. 北固山铁瓮城及两门古道[M].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6.
- [28] 王应麟,王樵. 镇江府志[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17.
- [29] 陈梦雷. 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山川典第一百卷北固山部[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0] 闻人诠,陈沂. 南畿志[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17.
- [31] 许国诚,高一福. (万历)京口三山全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1984.
- [32] 郑玄,贾公彦. 周礼注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33] 李城志,贾慧如. 中国古代堪輿[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
- [34] 王士性. 五岳游草广志绎[M]. 周振鹤,点校.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 [35] 徐有贞. 游焦山壮观亭记[M]//陈梦雷. 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山川典第一百四卷焦山部. 北京:中华书局,1986:51-52.
- [36] 高崱. 游金焦两山记[M]//许国诚,高一福. (万历)京口三山全志. 台北:成文出版社,1984:630-631.
- [37] 盛恩. 北固山赋[M]//陈梦雷. 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山川典第一百卷北固山部. 北京:中华书局,1986:33.
- [38] 李震卿,杨琬. 正德丹徒县志[M]. 扬州:广陵书社,2017.
- [39] 何洁. 镇江府志[M]. [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685(清康熙二十四年).
- [40] 尹继善. 江南通志[M]. 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
- [41] 张杰. 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 [42] MITCHELL W J T. Landscape and powe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 [43] 刘建国,王书敏,霍强. 江苏镇江市铁瓮城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2010(5):36-53,104-109.